

集部

河東集卷七

宋 柳開 撰

上竇僖察判書

後二月五日開再拜謹奉書于執事今之所謂進士者天下幾百人凡所能中有司之選者其道有三非材非力非智即不得從其列斯三者能用其一皆為取名之良者矣材者為上力者為次智者為下于三之中茍復能參用其二者即譽之與位勞不失矣有能兼是者由

來鮮哉夫所謂材者文章也力者權勢也智者朋黨也文章之用固如金石權勢之要疾如風雷朋黨之附𥨊如膠漆士或學深而行廣辭古而道周晧明足以不昧其光執確足以能守其節是來取名也有司果能免其智之謀乎若是者果道之有其三矣然以材而得之者有譽而無謗以力而得之者有謗而無譽以智而得之者謗與譽俱泯然無所聞矣何哉材以衆伏力以衆怒智以衆和其所以干其已也亦各從其所以尚也能以

材之取其名者其為行也常故日經久而譽增業復修而位高故曰上矣如金石矣能以力之取其名者其為行也暴故始或盛而終衰事雖成而德敗故曰次矣如風雷矣能以智之取其名也其為行也安故時既平而道常進莫知而退銷故曰下矣如膠漆矣友朋間凡進于有司者開常以是言告之其取名也者彼于得失也無能逃脫于此或三者之中俱無一也見其來而私懼焉開本在魏東郊著書以教門弟子願有終焉之志不

幸邇來父兄以家貧令求禄以養生交朋以時亨勉趨仕以專道故束帶冠髮編脩簡策欲陪士君子之下有冀望以名焉退而自度其巳之于時也正在此常懼者耳謂其材也即文章不合于俗尚謂其力也即權勢下列于民仵謂其智也即朋黨絶疎于世務如是求而望得也可不艱哉或謂子可從人以訪諸用決其得且失矣閉遂北走是來顧伏門下以冀執事之知進退之間唯執事之命耳故以是書敢為贄業之先容也

上竇信察判第二書

後二月十七日開再拜言于執事昔楚人有大玉將來厚價以售之者懐之日久世莫能識其寶也知秦有公子尚奇貨者來造之以玉願納焉秦公子曰吾甚貴子之玉以吾家苦貧不足當子之直也然與吾游者有大富家可沽之矣吾爲子賈于其人焉楚人從之富之家豐其直以取其玉他日命工成器以出于世世咸謂非常有也皆曰斯璞玉實楚人有之有公子能識之某富

之家乃得之于今所以見貴于時矣昔非公子之力也即楚人雖有而不得售于世富家雖存而不得市其實矣開竊敢比馬雖非奇能畯博之材欲求異乎常流者即開有之矣于世是所難得其知也間執事之賢故遠以來冀執事若秦公子之識而垂力也執事苟未能自以售其人即執事言于他能貴士可取也如後之日使開有所稱于世行義或立于一時文章或垂于萬代衆之人必曰柳開之材之能實如是矣其所以知者必曰

執事也致其某人得之出于門下其功或有是茍非其執事者即柳開雖異于人而安得遂其志乎某之人雖欲其賢而安得知其人乎若是者與楚人之玉亦無殊矣其所以稱者執事必當其首也此事非其妄言執事度之足以信其實與偽矣古之時或能舉材薦賢者于今言之誰不知之其曰有某士也今亦若古耳其有玩好閒家得一稀見之物尚貴而惜之或訪其來則必常稱曰某之人遺某某之人貫某况其得于士哉有反不

言者未之有也是其知而舉之者甚于取而得之者也又其當今之文士才子雖國家崇異此道碌碌散滿于天下或有已得名者或有未得名者觀其徒即繁求其人即少若較其傑出者不過五六人耳范師回李天鈞郭杲之宋素臣孫文通李守之輩或文或才皆謂衆不能及者也衆稱此數君子之中曰其人者是其之能知其才者也其之能重其文也其之力與舉之也其之力與推之也且與執事或談之豈有異于此言哉是其或

能力于此數君子者誠為美也况其此數子之中受知其恩于執事之門下者過半矣其間宋素臣孫文通是故僕射公之門生也范師回之文行兄事于執事非執事知其人彼何肯如是哉李守之執事拔于孤賤之中舉其才能使獲科第也若此舉材得賢之名執事之門半天下矣執事苟能固其誠執其義有所賢抱所能者誰不延頸而望疊跡而來矣開非自尊之論其與此數君子亦有一日之長可容厠其間矣敢望執事以一言

而見之以萬力而拔舉也不是虛矣不是二三其求矣執事之心果肯若前芳而不棄于材即開之志不誤其此來也事慼時迫辭旨懇切餘其面聞死罪死罪開再拜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謹奉所見懇懇之誠以言葬事開覩古之人動作必有謀去短即長圖其是而已矣非以因而不革為之可也三代不相沿襲帝王之道其所取用于行之者也下至

士大夫之家庶人之徒亦各有利而從之矣開于葬事之間竊謂從于新塋不如歸之舊域也舊域祖葬之地也家本起之於彼今將圖于新而棄于舊是若遺其本而取其末者也能固本者存不能固本者亡古之道也苟本固而末衰其為末也必蕃而大矣且舊域在叔父視之當世之塋也在開輩視之為二世之塋也親親之義代各不同當世之與二世其為疎漸之理明矣君今葬之于新塋是見棄其舊域也不遠矣何者舊域至開

輩已視為二世之塋至開輩之下為後者視之為三世也三世之為親者于開輩又加遠矣其為開輩之後者即取其近為親也縱同塋而葬之亦以疎而畧矣况使不同其地而葬之不知其遠近之為乎以今視之即見其為開輩之後者之情也且今若具葬于新塋以每歲芟除之時必多赴于今葬之所赴于舊域之地者必少矣縱能赴而往之必無專嚴于今葬者之新塋為此也為開輩之後者少見而長襲之棄其舊域也必矣咫尺

之近棄其上而不親之豈得為孝乎將天地之福其世者難矣夫移葬不歸其舊域者有矣或從仕于千萬里之外去鄉遥遠阻越江山家貧子幼不能力而歸之因其家所而葬之如此者可不責其然也今幸不在于是之中將不歸于舊域葬之也其故開不知其所出也將曰以陰陽家為利而從之即開以若從陰陽家而求其利是棄其祖而求利于身也果為利乎棄其祖為不孝求其利于身為不公不孝之與不公苟一在于人陰陽

豈果利其不孝與不公者乎開將為不利矣不若以孝誠以求利之之利也茍信其陰陽者之言也是若斷其根而欲茂其枝葉者矣未之有也若有復以祧廟代祭而比之不可也且其祧廟代祭自有其次第謂不得其四時之祀也非若其塋域者也茍謂塋域之若祧廟代祭可行之即棄塋域覲而不顧至于發掘毀露皆可縱人為之不可罪也其理不為利便者昭然可知也甚矣又若謂陰陽家以求吉地而葬之彼之舊域謂無其地

可以求吉也即開謂之地故無其吉也亦無其凶也在乎德之吉凶也文公所謂善人葬之于不善之地豈果不善其子孫乎是也開以地苟此不能為吉而彼能為吉也是果如是即地為不常之物矣豈能厚葬九州與萬物乎周公孔子皆不云有是也惟曰葬之而已耳聖人作事咸欲利于人苟地有吉凶而不使後人知而人求以利之即周公孔子欲利于人者道不足為大矣嗚呼斯皆誕妄者之為也君子不由之矣乞以開之此言

諭于内外之有識者以議之苟有于道而長于開者即請定而行之矣

上主司李學士書

二月日鄉貢進士柳開再拜獻書于執事夫世有君子小人則有毁譽毁譽苟不以其道則君子小人是非不爲當矣大凡善與不善各從其類而作也毁之爲道不善者也譽之爲道善者也故君子爲善也多譽人小人爲不善也多毁人譽人者樂人之有得毁人者樂人之

有失是以君子與小人相反焉為行茍同于君子必譽之矣既君子以譽之則小人必毀之也毀之也者何哉以其性不合而氣使然也為行茍同于小人則小人必不毀之矣既小人不毀之則君子不為譽也君子之不為譽者以其合於小人而善不可見于時也蓋君子之譽者必為善之徒也小人之不毀者必為不善之徒也是以大君子不納小人之毀于人者以此章明其善與不善且君子譽人之善小人必為之隨而毀者善于古

即以嫉其道于今即以爭其名是以古今不能無毀于善者也若君子之下世無其小人即譽之下毀幾乎息矣有天地來未見獨有君子而絕無其小人嗚呼將柰斯者乎必若小人未能世無之即有譽者或為其毀而致失也君子不可不慮于心矣開之于今正在此之憂懼中耳自去年秋應舉在京師間士大夫或以惡文見譽者多矣度明公之所亦甚知也是以小子行事之間不復列于此書者以開所納文中有東郊野夫及補亡

先生三傳可以觀而審之為人也譽之聲從來既有矣毁之者果不能無之也竊聽近日囂囂成風興謗之徒十或一二譽開斯既君子毁開者斯必小人度明公必不以小人之毁而易君子之譽開也然自有禮部歲貢士來歲歲羣進于有司也有材者必有譽有譽者必有成既而材斯異譽斯至成斯見未有一人既免其小人之羣毁也故明公之所深察者也開之大王父諱璨唐光化中趙公諱光逢司貢士也實來應舉趙將以牓末處

之遽有移書于趙公始得一書乃遷其名而進一等以至于前後得謗書二十六通趙公每得一書而必一進名是歲也趙下二十七人故我先君名止于第二蓋是時書未止于二十六人之毀也即必冠乎首矣我先君後果作相于唐而有力扶大難之美陷乎身而君子到于今稱之豈趙公特達之能如是也開雖不敢望踵于先人而明公豈肯使趙專美也況古聖賢人未有不為小人之毀者在周則周公有流言之謗在魯則孔子有

桓魋之毀在齊則孟軻有臧倉之訾在漢則揚雄有投閣之禍開之道學聖賢人而然未臻其極若其取于小人之毀也不能免聖賢人之有矣在開思之復甚于古聖賢人之得毀也且周孔揚孟之徒致其小人之毀也止以其道耳開之于今兼以其名是以甚于古聖賢人也明公得不念之哉苟明公不以二三小人之毀而移聽于開即開之名出于明公門下也萬萬敢自賀曰必矣開再拜

請家凡明法改科書

先王之為業誠至矣其進于有司也勤而數無功矣不利而可易之也宜矣為法之任能習而明之者豈仁人君子之謂乎士之欲進其身而求禄位者不由此而可也夫法者為士之末者也亂世之事也皇者用道德帝者用仁義王者用禮樂霸者用忠信亡者不能用道德仁義禮樂忠信即復取法以制其衰壞焉將用之峻則民叛而生逆將用之緩則民奸而起賊俱為覆敗之道

也聖帝明王不取也聖帝明王不用法以為政矣先王之明而為業也將求其用也用先王之業者必非聖帝明王也是先王不以聖帝明王之業而可用於天下者矣古者人之為學也大以廣其道小以開其政教而化之利而養之皆施于民也茍不用于時不及于民即自用而及于身矣先生之習于法而時茍不用之即將為用也豈可于身以用其道乎是法之為業也于身與天下國家皆不可者也嗚呼未知先生始之志學于是科

也是從于人之言欲易其力而速其成耶急于祿而輕于求耶何不思于此乎且執法者為賤吏之役也國家雖設而取人亦明知其不可為上者也故試有司而得中者不得偕名于禮籍附而下之所以示其帝王之賤者也夫不禁而去者不忘于古人防奸理亂之道也然國家列而存之士之習于孔子之道為其上下者皆不為之矣是法之用于國為其衰代之政習于身非上士之業明矣今之取爵位者上可以陳皇王之事述道德

之任試于賢良詔是也次可以習章句之能備政事之材取進士舉是也下可以通經義之精服誦習之勞應禮傳科是也力不足以賢良即于進士力不足以進士即于禮傳況志之所為無有不成者也苟都不能之即可以敘利害伸謀畫射策于國門取萬一裨于國家之事猶可以立名取位循階歷級而昇于貴顯矣將明法之以求其爵位者不足得而榮之豈不失也況先生材志碩茂行義淳朴大有文章以盈于編策也而反屈辱

于一衰代賤吏之業凡知于先生者得不為先生惜之乎況開是其弟者也如此在開觀之先生豈復由禮傳之為乎平視于一進士以取其名無忝也又何不知其捨進士舉而上試賢良以待詔之不能耶天下賢士國家或得之于朝或遺之于野得之者即功誇當世失之者即名垂後代皆文章之士也未聞有一習法令者而能厠其中矣先生茍舍法而為文得乃誇其功遺乃垂其名俱為美者也古聖賢人欲人皆入其善不欲陷于

不善陷于不善者懼禍其性命者也法者惟欲禍其不善者也是違古聖賢人愛民之意也違之不利于有司亦理宜矣先生固宜易之而求乎外者合于道也何在專守是而不移其功乎先生苟不從開之言而世之有識者將謂先生非儒士也曰是法吏者也

報弟仲甫書

自汝別于吾迨于今將歲月矣朝夕以思于汝吾心之懸懸也則生吾身而與汝未嘗有是哉雖得汝來書縱

日萬至吾前未若一見汝之面也非有江山之阻使吾不暫安于懐有名利來故有睽濶誰不以通好問察動静用慰于心舉世皆然非獨吾於汝也則毎覽汝之辭意而轉增吾之悲復何嘗能觧吾心之鬱陶乎汝之皇皇於天下非汝之所困也乃吾之所過也與言往思不覺涕下欲出諸口先疚乎心汝之困也非汝為之盖吾之不徳致汝之至于困也豈非吾之過乎將用寛汝之不足吾自得責其過以告于汝前使汝諒其吾之不為

不知耳且夫人事之間必存先後上下以敘罔黷於道乃古聖賢人相授以教于世者也夫臣以君為先用其義以臨下君以臣為後信其忠以事上則政教行而禮法中矣子以父為先重其慈以敦愛父以子為後取其孝以止養則道德明而風化流矣弟以兄為先因其友以資仁兄以弟為後奉其恭以盡誠則小人平而悖逆息矣然後可安于天地之中可立于古今之際君臣之所以忠義父子之所以孝慈兄弟之所以恭友者皆不

一其事也但以忠義孝慈友恭總名之耳故吾今與汝窮棄民伴雖欲盡心于事君則將何為而能至哉又吾與汝歡侍偏失雖欲盡心于事父則深哀乎巳孤矣獨于恭友之際得不力求其至以慮于失乎躬行其道于心乎則汝以吾為先吾當為汝之先耳若今日致汝取困于衆人之中則吾為汝之先少有過乎吾當授汝以道則吾不能婉從汝志指設其方覬汝于朝夕接汝于左右使汝外請于他人久旅于上國吾雖得夫子之旨

不見汝以訓諭之此豈不謂吾之過歟又當譽汝以名

則吾愚而朴直而訐不能狎悦于時流輩不能趨競于

勢利家將舉之于口懼見誣于今將垂之于書懼見欺

于後雖汝有材實而不敢稱之雖汝有道德而不能明

之此又豈不謂吾之過歟又吾當重汝以位則吾道不

符于今志將取于古泛然游其寂寞之源安然守其遠

大之途媿取媚于人罔先知於衆病阨野郊力弗自興

吾之身尚如是况能及于汝乎此又豈不謂吾之過歟

又吾當豐汝以財則吾惟仁義是言文章是習苟重于利乃先聖人之所病耳雖窮餓至死豈能及之乎使汝乞匄以度日困病以經時吾且若此安有力而救于汝也此又豈不謂吾之過歟熟而思之則吾為汝之先過在此也誠言及是厚負其責前之所論且無一焉不獨知過于汝使汝遑遑然也亦將受責于人也亦將貽羞于已也則吾每覽汝之辭意胡能安而居焉苟能安而居則若冠帶之土木偶耳豈有友愛之情乎蠻貊之所

不為也仇怨之所亦不為也於乎吾與汝無能而奈之耳古人福善之言誠為妄也天地何德以使吾與汝尊之哉鬼神何德以使汝信之哉吾將責天地鬼神是吾與汝命也時也是天地鬼神欺也誣也吾憤曷攄吾言曷章故報汝以書

河東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河東集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寳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郃

謄録監生臣康傑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河東集卷八

宋　柳開　撰

與起居舍人趙晟書

十二月日從表弟起復儒林郎守監察御史知潤州軍州事柳開再拜奉書于為光足下為交友有少為學時得之者有壯而仕得之者亦有迨老而後得之者能以終若始之心不相負是可謂君子也矧居時以勢利萬狀攻擊而不能隱黙抵突則不足自保斯何謂言人也

哉少而能得之全其道善可稱也雖若是少時或相同而後有達有不達者有若貴若賤若存若亡者於其分亦所未備也苟以少以壯以老皆相似又有睽隅阻異望望不得且接近終身言以病之亦惟其可惜之耳開年十八從列考御史來京師始與為光相遇當此時為光承順于先尚書公左右亦迨餘冠歲矣一見甚相得各自謂古直不及我也而後為光中進士第歷濠襄兩郡幕下登朝遷拾遺補闕適廣桂諸郡得轉運副使連

知虔徐州任起居舍人開亦竊進士科名選授宋州右司急稍遷録事叅軍為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兩為監察御史知常潤二州軍州事省而自念之雖出處踪跡皆不若為先清峻顯煥然其不至寒餓遑遑走四海塵土中卑且賤亦小可道也開來潤州三年矣坐此地日以官事細屑政刑不敢少弛之嚴帝典也諸父諸母兄嫂氏没世不一葬事間迄今不及非人子也每時思之恨不能死泣于天地為無告矣昨日得進奏院狀報為先授命實來替子

喜慼交亂于胸懷中若戈戟億卒鬭蹋混走莫可帖止也為光曾念之乎開與為光故人也豈不少而學時得相交友耶趨進于名利之途及第歷官曾是其貴賤窮通存亡殊然相遠耶迨此二十年雖前後多不相見今而來也代予之任矣詢予之政矣總予舊之民官吏兵矣處予之居庭堂門路矣役予信之僕閽閽守矣用予作之壘四縈洗矣予新晨入矣予前夕行矣惛然雖以是不能久相待焉方之望望不得接近又可庶之免也況信守之義

守之禮節之仁和之炳然不相欺媿今日之前似合其道也得相視一歡笑無怨懟今日之後況與為光各省識時事肯為不及于前乎可無憂也若是其他人觀之得無謂予與為光能全其交之美者耶方舟遠來涉彼淮江寒風凄其勞動興銜吏命往公僕戴迎軍州故事容悉陳啓相見不遠欣然莫休仲塗再拜

上盧學士書

十一月日鄉貢進士柳開再拜奉書于執事開始將求

進于有司也或有告開者曰古聖人思欲愛民也深矣作卜筮以見乎神存蓍龜以定其器民有疑于事者可以占夫利不利矣今子將進于有司也無乃須以謀于此乎龜筮從以行之龜筮違以止之斯免子于妄進矣開對之曰夫人之作事于世也物或可用之物或可捨之蓍龜于何有乎且開讀書著文干進于時自有上位之君子知夫利不利矣必若已不能謀于人假其蓍龜以告卜之則吉凶未能勝于賢君子也開其不若卜于上

位之人矣開退而思之私自言曰今夫朝廷之賢者獨執事大矣果將往而卜之與之進而斯進矣與之退而斯退矣是可定于開之利不利矣故夏初求先容以登于執事之門直以惡文干于左右洎乎面見執事果執事不曰汝未可以矣凡近年舉進士者唯開封解為盛禮部升而中第者十居其五所以天下之士羣來而求薦焉爭先而冀上焉開實不忍棄之大望其角勝矣乃嘗拜而有謀于執事也執事當是時颺言而命開曰汝

何必須開封解矣去年李蔚解于鄭而成名有司不遺其材斯果在于開封乎汝但效其李蔚耳無執于内外解也開退且喜曰開之進也知其利矣明公賜開之言如是見成敗也吁向者告開以著龜而卜志者果不能若開之始念也如走夷路而獲良馬馬指八極而可坐到耳實不覺氣之雄心之飛邇者遂西入鄭郊果獲首薦開是知其進有利于有司矣豈不盡繫于執事乎士之立世而行道顯名而取位者孰能自用而自薦乎須

以上位之人知其必愛其材也可以遂其求矣設上位之人不能知而愛其材則雖有仲尼氏之聖之道亦將困而遑遑焉不獲其志矣自秦漢已來有名之士登用于民上者誰不曰某因某而彰于時某因某而獲于位乎今由古也弗可廢矣開雖不敏願從事于斯開受性介僻與世少合今雖司貢士執事不當于任然望賜于執事也誓心不遷矣願出于執事之門下開寔為榮必有後之人言曰柳開能有是名有是非柳開則執事不

舉矣非執事則柳開不往矣苟獲于古賢君子齊其休美後之人果若是而稱論之則開雖朝受賜而夕死可矣荷執事之恩宜將何報姑致謝而進斯言焉開再拜

上參政呂給事書

二月十一日將仕郎守蔡州上蔡縣令柳開謹獻書于執事執事人之罪莫大于不忠不孝開今有之得以言于執事執事必聽而信矣哀而憐矣夫國家以科第爵位取士者要欲安民治國扶樹教化自千百人中始得一人

登名禮部自禮部由吏部爲州縣吏復于千百人中始得一人登名朝籍立之於明庭居之以顯位出入受寄承天子宰相指畫理平小大是乃求人任官非爲易也其有輕而棄之自取敗禍者豈得爲忠乎開一舉中進士第凡五年爲吏府郡而入朝四遷五命得殿中侍御史三典大州受皇朝命位非不重也而一旦不忍小忿與人任氣爭鬬㸦煩上心削去朝籍逐爲縣令不能重主上之命而固守名器辱君父任使之意名書刑籍使

萬方議而笑之以為國家任非其人斯開不忠之罪也開父任監察御史乾德三年卒于泗州官舍至雍熈甲申歲二十年矣其間開母氏洎叔父三人叔母氏凡闗與諸嫂氏又相繼亡没開以游學從宦生計牢落竟未能克襄葬事又幼弟稚妹婚嫁失時開在江南數年每一念至不覺心神絶死前年開自知潤州得替歸京以家在河北曾具此二事白于政事堂中蒙執事賜以貝州之命開甚為獲所願也到治所後方經營婚葬不三

月長兄閔卒于昭義軍節度推官又不兩月間次兄𠩄

吾自知郢州罷還闕下行次唐州而卒後不十旬開以

兵馬都監趙嘉進監押翟廷玉以官事苦相侵逼致各

忿爭天怒降威追官作牢窘辱顛沛極不忍言向所求

來河北營度遷葬婚嫁事無所能也嗚呼開為人子父

母叔嬸兄嫂氏計十四人死而不葬餘二十年弟妹成

人又失婚嫁名辱身困豈為孝乎每念此事開誠不忠

不孝人也罪亦大矣生何為矣直以諸孤纍纍滿前寒

餓徬徨家僅百口非知閞而大有力者莫能救之閞于
執事不敢言布衣舊常知閞矣今天下大臣中立朝廷
受上知者惟執事一人為最位居相府名動寰區亦大
有力矣若是而非執事者不能救閞矣執事非此時也
即又不能大施其力矣何者凡上之施恩威于下有非
常者必上不能直行而專為也必左右有以非常之善
惡先聞于上也然後上乃行非常之威以罰惡非常之
恩以賞善耳閞昨獲罪甚非常閞今仰望于執事者望

執事以非常之善言聞于上乞行非常之恩况以執事當此非常之時有非常之便可以行非常之惠救非常之辜于開也開聞方今大發師徒必有征伐是非常之時也國家事繁務衆文武要人是非常之便也執事若念開昨觸犯刑章無毫髮贓賄上不負國下不侵民止以王事與同職爭競審言于上又開平燕襲晉之年催運泗八州及起遣鎮州粮草八十萬計隨駕先行皆獲報命是前後任使咸以幹局言之具列于上乞於今時

重難極處使之以贖前罪如此是執事可以行非常之惠也倘執事力言于上取開於下捨其罪戾役以重難離此州縣之中再列班行之末是救開非常之辜也若執事因此時垂大惠即救開甚為易耳若此時執事不賜哀憐特加振拔即開無緣免此困窮危戚也惴惴旦暮死亡可期若過此時俟于他日執事縱欲致開于無過之地救開于久困之途亦難為力而無其便矣直寫危懇且陳短書號伏塵泥朝夕望命惟執事憫之死罪

死罪

上史館相公書

三月六日將仕郎守蔡州上蔡縣令柳開謹瀝血獻書于相公人于天不可得而升得升于天者凡骨為仙知不死於塵世耳開于京城不可得而見開今得至于京城得見于相公即灾害可免窮困可伸脫出泥滓之中再登霄漢之上知不難矣與其升天為仙其亦不遠何者開負罪南遷逐為縣令因繫下位愁憂日煎骨肉之

閭疾病大半俸薄家貧食不充飽父母沒世閉骨淺草
弟妹婚嫁絶無遂心茫茫天地之中閑為阨窮極矣閑
去年以不忍小忿與同職以王事爭鬬上辱皇帝任使
之意下玷相公變化之恩雖不犯贓雖不負國雖不怠
慢公事雖不侵害黎民其如君子用和儒者立行即何
遠乎斯閑自致之罪戾亦極矣厄窮且如是罪戾亦如
是若守職在縣覓隅路逵雖欲言之于相公無由得至
京城矣今來率領部民餽輦軍食路出天闕跡達相門

即誠可陳事可謀開受恩門下已十五年相公忍不哀而念之哉況相公積仁纍行亘圜物表草木蟲魚尚加惠養況于開反肯無情乎斯開自知免灾害脫窮困出泥滓上霄漢在相公一言有餘知不難于今日矣是行也開變禍為福易愁為娛期之朝夕自可前賀凡遭逢天命之歸已者帝王之位可得遭逢人主之用已者將相之位可得宰相之知已者公卿之位可得古人與今人窮達此理一致耳無如是有遭逢者求而且為難矣

上天景命下屬聖君萬方承命逺絶古昔是天命永歸于皇家也高坐廟堂容運籌策子視稷契奴命蕭曹是人主之大用相公也閒自應舉歷官出入門下屈伸動靜鉅細承恩是遭逢于相公也而閒不能慎守名器大敪悔尤退黜朝行沉落坑穽苟無此事即相公于閒也豈惜公卿之位乎嗚呼每一念之不覺心死古人謂噬臍不及者正在閒耳惟相公憫察苟不垂惠則柳氏之族必也衰亡閒再拜

與河北都轉運樊諫議書

五月七日崇議使柳開再拜獻書于諫議人之事繫于情極者無越于父與母也不以尊卑踈密可與不可有往告而必告者雖得死責無悔矣大君子聞之亦不以其尊卑踈密可與不可但能施其力者亦當不惜耳況其十年受顧矚非不為故舊也每侍坐左右燕言無間非不為深密也開言及此者以開先父太祖朝乾德三年任監察御史為泗州兵馬鈐轄通判州事夏五月得

疾卒于官舍到此歲二十有四年矣其間仲父叔父季父伯兄仲兄次兄洎母氏叔母氏兄嫂氏計一十五人相次亡歿迄今未襄葬事聚骨郊野纍纍奈何開于太平興國九年任監察御史知潤州軍州歸來得知貝州以其歲月日時將吉且卜葬焉至雍熈二年開為殿中侍御史春正月因同職者以王事忿爭開追削朝籍得上蔡縣令其葬事乃罷至三年開逐曹師饋糧伐燕自涿州迴過闕下獻書乞從邊軍効死上念開前罪無

故情可憐惜復為殿中侍御史是歲也奉使河北冬十二月值王師有瀛州之役連城陷賊開以河北事機飛章疾奏上終恕而納之明年夏歸上于文吏中方求將兵者開與堺載輩首得預選充崇儀使秋七月方在邢州訓練兵卒急詔令知寧邊軍所謂奮空拳而冒白刃坐虎口而斷賊臂也衆所知耳柳宮姓今年歲得戊子且利為葬開又復得在河北有上所賜中金可為充辦方經營于秋冬以襄事今者開詔替歸京復不知千里

萬里東西南北而往矣其葬事今敢決而為望哉是行也父母叔嬸兄嫂氏幽魂白骨其為厄乎越此年後得歲在丙申柳姓始利為葬計之有八年矣八年間身名祿位開果自保必存乎茍先風露即豈不動大君子哀念之心哉是開得在河北即父母親族間葬事不能營耳惟明公忠于事君孝於奉親義於友朋惠于人民所以開敢言而求其力耳於上所言事必從者非府主太尉石公不可矣于府主石公言事必納者非明公不可

矣開復見魏博磁相等州都巡檢使歲月過滿開欲求
而為之乞明公于府主太尉一言之望府主太尉一奏
之如此則開必得在河朔間於父母親族亡歿者一十
五人可為今歲斂而成葬矣是明公一言而免此八年
之晚與先風露之憂明公豈不動念哉死者無知則其
已矣如有知也豈不陰助明公而致福哉況開之門有
男夫長幼十九人矣豈知他日無以國士報公者乎誠
迫辭直公其聽憫開再拜

與鄭景宗書

唐高祖太宗始命有司歲考郡縣貢舉人至昭宗二百八年間所得名將相賢人哲士卿大夫皆自中而出故延十八世天下同正任縱天寶後叛亂時起而終不失承平基業者以高祖太宗能以文取士盡海内之心如此也唐之政以文而弊繼唐者循襲不革所以梁與後唐晉漢周五代皆不永長是不識事久即變不變即雖帝王為道終難妥泰無事也春夏秋冬天地之為變成

四時也盈虧中昃日月之為變成晝夜也是其為道者有其變無變者道之失也太祖皇帝開寶六年命令僕射李公考試貢舉人取士有不能盡是時太祖方刻意務理思與前代英主並立然而刑政徳業世用不變于唐春進士徐士廉謀曰天子起艱難中識艱難事每外聞紆横直捷為梗為利即薙剗增樹急如身病我當上言有司之不良堙壓中善取快于帝且伏闕下求見太祖太祖夕召與之見廉即具道貢舉人事請太祖廷試

之曰方今中外兵百萬提强黜弱日決自上前出無敢悖者惟歲取儒爲吏官下百數常常贅戾以其受于人而不自決致也爲國家天下止文與武二柄取士耳無爲其下鬻恩也太祖即命禮部試所中不中貢舉人列于殿廷試之得百有二十七人賜登高第開幸在其數後二年廷試事如六年明年太祖崩今上即位廷試事亦如太祖然其優賜殊恩與太祖絶大盖上多文好學知變而謀久者也到于今上凡八賜天下士獲僅五千

人上自中處門下為宰相下至縣邑為簿尉其間臺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見奇能異行各競為文武中俊臣皆上之所取貢舉人也是與唐取士為用此變而大者也唐高祖太宗用文取士止于委在有司任之以大小吏職亦止漸階第殊無擢英拔秀煥視驚聽朝為羣儒暮為羣公者尚能作固宗邦垂三百年非如夫太祖納人一言變古易式取由朕棄由朕也今上恢闡其道廣窮俊能海外區中良才碩士皆自我得材智取異名位取

大傍睨下視尹夔旦奭逐逐如兒子輩即何止于百千萬祀定其享天下乎賢賢世世齊天地為久耳古之得一士者昌三人行必有我師謂三人為衆衆乃可有賢于聖者也今上已八試貢舉得五千人何古之得一士可比也三人行中有聖人之師者可同也斯五千人其為衆也將不啻倍于三人之行矣是知得人之盛無如于今開雍熙四年過大名府始遇足下新于上前以文得名而客來河北暫得相識今來南嶺之畔蒙惠新文

捧讀三四見足下胸懷蘊奥惠戴民君志義超遠足見今上之得士信不為不盡材也萬事古不能盡隨日生而多且新也惟後來者斯亦不之知也唐高祖太宗昔為求賢得盡士也寧知太祖變之今上成之特遠出于唐也吁譬之拳石出土不知嵩衡常泰而後為嶽祀也飄灰應候不知杞梓栝柏而後成厦材也廉死卑位應恨不見于此時所示文不敢久留謹以上納開白

上郭太傅書

十二月十五日崇儀使知寧邊軍柳開謹再拜獻書于
宣徽太傅旌旗之前今月八日殿直張繼恩走馬賫到
雄霸等諸州軍探到契丹排比恐犯邊軍事宜不同衆
狀轉牒一道令開子細探候者開本儒官于兵家事苦
不深會幸逢聖主擢為近臣承倚毗于邊方令扞禦其
外寇在七擒七縱而未展于知彼知巳以粗能昨獨不
曾有狀申報契丹恐入界者開緣料得契丹此者不來
犯邊其事有五一天順二時晚三地困四人牢五勢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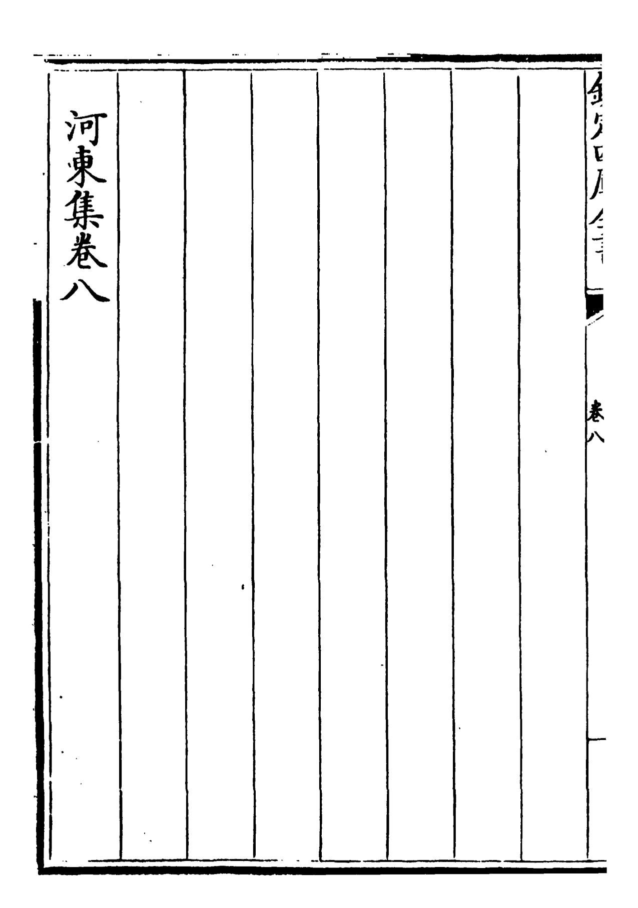
天順者何兵主殺殺主陰陰主悽慘寒烈晦冥昏霾今冬已來天日晴暖郁郁如春無嚴風無苦雪無慘霧晝夜視之彼軍上無雲無氣每每南首而望我雲如隄如林横亘天際極高極厚河冰不堅隨日融釋太陰夜暈旄頭晝掩契丹必滅之兆凡兵動有戰破軍殺將即天須示變于人今上天如此是為天順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此為一也時晚者何高秋草肥餘糧在野馬壯弓勁分路齊驅若彼時契丹南行堪為我患今則歲已暮

冬至春不逺大兵若動進退經時彼若暫來便迴彼即有害無利虛成勞衆無以近人此是為時晚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二也地困者何契丹用兵務食于我天資皇帝聖智河北千里内村野閭民家芻粟糧儲宣命並巳收拾入城坡野衆草燒爇欲盡彼兵若來既無葷運何能贍兵且以三五萬騎敵兵計之日用糧草頗衆攻城池又城池巳固掠村野又村野皆空久住又計日無可支持輕行又逐處恐遭掩殺況其大衆何以能行此

是地困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三也人牢者何遂處城池屯兵甚衆南至澶滑師旅轉多去年河北軍民所被殺擄甚苦此來怨懼在處皆同怨者怨殺擄于人懼者懼殺擄到已皆能預備例各齊心緩則遂為宴安急則遂處拒敵此是為人牢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四也勢怯者何去冬瀛州我師敗績契丹首領乘勢破深州下武強等縣將兵遶迴獨耶律遜寧襲其空虛破徳州滴河縣而去以其去冬城池不脩兵甲皆缺村野無備芻

轂至多敵兵尚乃倏來而歸今歲河北城壘堅完四望相屬戈甲如雲野無餘食茍來犯邊出入須懼以其去冬尚怯而今冬豈能勇乎此是為其勢怯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五也況皇帝聖神為天下主螳臂當車豈能敵乎其雄霸等州軍所探得契丹排比恐犯邊者必是契丹首領北歸揚其虛聲張其兵勢懼王師之襲後所謂往而示之以來之道也兵行貴詐古今自同且以匹夫之事喻之而可知其不來之理明矣今有下俚愚人

相聚至甚塵微而尚不肯輕出一辭輕舉一事以為他
先而況大國大兵而肯容易不顧利害而動哉不爾者
當是耶律遜寧為其本主不來犯邊要扇其事誘動我
師反惑其主欲固已之權與位耳小人懐奸其心難知
皇王之道混成如天包籠四周俾莫能越明公賛輔聖
帝掌握精兵料敵安邊如古名將開愚直無識祗以驚
黷輒具啓聞望賜悉察開頓首



河東集卷八

河東集卷九

宋　柳開　撰

與廣南西路採訪使司諫劉昌言書

唐滅到今一百年始見太平天子考工較藝求海内多士尤絶者盡在朝廷騈騈出頭角羣莫能上開常自歎所不及者以今言之王著善書得筆札㸃畫之妙名置為待書日在上左右出入禁闈賈玄善弈專黒白勝負之能召置為待詔數數對上爭博坐或窮晝楚蘭善占

得為日者之長劉翰善藥得為太醫之令越有梓匠得盡能于佛塔蜀多方士得逞伎于道術至于擊毬擅場木射中物有小竒于類者皆大顯于時盖取其所能而各盡其所妙也苟不遇上之廣求于人不遺于物則此數子果能自異于今乎上所能知其此數子者必有力言於上而上始取而擇其能以為用也開所專于古文者三十年始學韓愈氏傳周公孔子之道尊尊而親親善善而惡惡用之即施教化于天下以利萬物不用之

即成其書垂之無窮要其令名開于其儒為文者庶乎近于古人矣比之書奕占藥梓匠方士翹然出衆者開亦不媿于前數子而不得如前數子之遇知于上者盖無其大君子力為開言之于上也所以每常自歎至于食無味寢無寐居不為家存不為生者尤念其動得謗行得毀以讒以害屈而莫伸之所為困躓顛沛也嗚呼豈為儒不及為他者哉此盖上之未盡知于開之所能也前數子皆異端之末非如開有利國家活人民致君

如堯禹立言如典謨用之于兵戰其勝攻則取行之于事言則中謀則成文武之道焉彼上猶知而崇用之高步濶視幾嵗大臣若大君子有言開而使上知之者必以開不下于前數子之為奇特也明公乗單車走萬里極炎荒之所僻遠盡耳目之所見聞為天子别白善惡之于人必不使開在于前數子後耳若此時明公不為之言主上不得而知即開悲恨為儒不及於為他者也將終身為終否之人矣開再拜

與朗州李巨源諫議書

八月八日開再拜寓書于朗州諫議歷代充時用為公相侯王至下羣吏由詞學進士中出以為貴同時登第者指呼為同年其情愛相視如兄弟以至子孫累代莫不為暱比進相援為顯榮退相累為黜辱君子者成衆善以利民與國小人者成衆惡以害國與民耳聞目觀不越于此太祖高皇帝開寶六年今僕射李公為翰林學士知禮部貢舉事始有廷試開幸得與執事于上前

登進士第為同年者二十有六人初仕惟狀元宋得校書郎直史館餘遭諸州府置司冦叅軍遐悉為之到于今十八年矣其間死者幾半存而居上位者惟執事特受上知自諫議大夫得權御史中丞公事宋得入中書省知制誥復不幸宋病風㾓死于家其餘若開輩如走巔峯緣危梯係係不能上不能下者其何可俟鬓白顔頹壯心殆休獨望執事立朝廷鎮臺省以提以翼同賛聖君近聞執事退遷為郎南逐典郡噫斯未知下民多

尤將未受其康濟耶噫豈如開輩為同年者將困焉終極于此耶嗚呼寧視人何易而自為何難哉悲夫人之處世多違而少遂無他知者不已知也混混然若羽逐風鱗逐浪寧辨其始來而終止也得為賢失為愚其果是而果非乎紀于策傳于口者詳而聽之今昔豈殊遠哉太凡禍福進退君子小人必以衆寡為相勝之道耳譬如鳥獸草木翔集叢茂善惡必其類合矣異其類疎矣況朝為榮暮為辱豈是已所皆為之哉有以直

于事而曲于不直于事者而為巳累也有以免乎近而不免乎遠而為巳累也所好屈之人而不好屈之於身好利之巳而不好利諸彼也至於相賊害殘忍相族僇毀恥終不為媿所以古人君子行巳有道正巳有方以禮防之以信要之以仁伏之以義制之葢畏于此也明公度之果能異於此哉朗陵山水清秀風土稍異嶺表修閒養和足樂天真何為冒塵埃衝風雨出則畏處則防以為巳所貴盛耳相去且遠相見未期珍重自愛開

再拜

與李宗諤秀才書

秀才足下賢愚之生無擇其所處也惟其人在乎心別耳文章之所主道也古之為學公卿大夫士之子弟立身行道取位與名必用之後之公卿大夫士之子弟惟取位為豐逸之具乃罕學焉其學者非章句淺末之類求第有司進明天子者也學謂立言垂教行義炳炳如古賢君子耳貴家子少專焉專之者惟窮悴孑孑介特

寒士憤悱之不勝所作也貴家子能此者自漢而下四十年間能議者為足下一言之周末故范魯公為相國子弟中惟今杲立節好學相國洎朝之百執事以至後進羣生皆知而奇待焉乃至今來以文得名以文得位居貧御衆能階古人有道惟杲可尚四十年中得相位者僅十家而其淳誠遺直材畧傑異不貪不佞巍然有良相之風者亦惟魯公耳十家子有亡有存于今世言者有幾得位齒于卿大夫者於今復有幾其為名不時

異者與不得位而泯沒者斯無異也孰偕杲哉此無他
學與不學耳去年春在貝州有幕吏劉去華新拜觀
察官之命而來郡中開始見之辭氣愜然舉止詳熟問
求其所從來即具道出于賢尊相公之門下召與之語
即數數稱足下行事不類于貴家子言足下出即乘蹇
驢張樂蓋從小僕不佩文犀諸金具帶衣惟純色常服
言不譁妄心能別是非有信義躭學好文文之辭章卓
異峻拔居其家相國多器之與士大夫羣進後生游衆

必推尚開當聞之時誠欲識足下面耳今年春過京師託進士崔景言之于足下開所志者願與足下為一時之交非求媚也直欲與足下使世稱謂歎美以道相得耳中執憲趙公在魏時開于今夏中日得奉于左右常言足下為今時之後人偉材將特薦進于上要足下贊教化惠邦家為天下之雄冠也開今來復得舊官留於京邑思與足下朝夕游處各盡其所懐以其事役劬劬卒未得相見數日前崔秀才袖足下文一軸及永泰門

義井銘一篇見既讀之竟日知稱詠足下者不為謬矣足下之文雅而理明白氣和且清真可貴也足下若不緜于學勤勤然即至于道其不難矣名稱祿位必由已立十數年外可與杲為敵耳貴家子羣不能遠望轍跡況能踵哉賢尊相公懿德洪業近年無近真又與魯公不相上下是知四十年間惟足下與范兩家父子為賢後之視今由今視昔也足下惟勉之開視足下成之惟速冀後人仰望足下清塵知開言為不佞開性直好古

立朝且孤罕見其類志之大者望於足下耳所遺文謹留為好請無賜罪讓開白

與韓洎秀才書

亡友李憲昔年嘗話辱賢兄侍御厚知以予好為文章數數曾相評議自予應舉歴官以來了不與賢兄相識而又李憲守之不幸卒於信州治所余今年自御史謫官到此累有人言足下好為古文趨尚出處不與俗同近洪州李顧行秀才自許州來相訪亦説足下及出足

下所作送行序示予聽而觀之深足貴耳因讀孟郊詩言及足下有盧仝詩數十章開于十年前在京城書肆中見唐諸公詩一策内有玉川生詩約四十餘章與馬異結交詩為首篇余尋託亡兄闢用百錢市而得之時鄭州宋嚴從予學文卒與亡兄相遇取而與之至明年嚴死盧詩沒而無復返矣自從予從江南及來河北常欲求之無能有也今李生話足下所有彷像類予昔年市之者焉未委足下於人傳之耶又别有而小異耶嗚

呼天地間古今事學必有以成也成必有以知也知必有以傳也世所好而用者未必為久而存也世所不好而棄者未必為終而泯息也皆莫可極而定之矣然其善者勝耳今欲足下所有盧仝詩而一觀焉因得具與足下之故及盧詩之事用達于左右可否惟命

再與韓洎書

世有醫師樂夫武人匠氏百工衆伎商民賈者之輩傑傑異其徒者時必名推之其家之子孫往往力行父祖

業不羣類于衆負而自言之必曰某實某氏之子之孫也所學所能能繼若父若祖也雖爾不逮其良者亦見憤然不肯抑于人下也嗚呼是亦果有所稱哉士大夫王公由文章道德立名居世者則罕見其子孫繼其能而紹復其後也不惟不如是復有敗其家者哉抑是惟彼徒之業賤而易能耶我徒之道大而難為耶抑是惟彼徒之愚且衆有耶我徒之賢而鮮得耶抑是惟彼之徒須力而後衣食子孫無守而務其生且使然耶抑是

惟我之徒貴富易取子孫豐于養而隳且使然耶抑是惟天之多於彼徒而少于我徒耶足下思而觀之古之時與今之時人能遠于此乎吁事之復有甚于此者有山川土地民人甲兵社稷宗廟不能類先人之烈而致禍亂者斯不多言耳唐有天下三百年間稱能文者惟足下與我兩家開之學為文章不類於今者餘三十年始者誠為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間豈慮動得憎嫌擠而斥之斯亦未足耿吾懷也其所喜者

聞足下好為古文及近得足下序書讀之頗有吏部之
梗概所以自念韓柳氏子孫與足下幸同出于今世矣
足下其勤而行之無忘乃祖勿使不追于彼之徒也凡
為文者皆有意于聖人之道足下觀夫子之經書後之
人孰能企及其萬一乎從其門而徒多言耳芻可棄而
從于佗乎追其誠而廢其功乎兢兢焉實可自媿也盧
仝詩非余昔市得之者今寫訖納上未得相識空增永
思開白

辱示詩兩軸辭調頗切于古人從何而得至于是者哉

與任唐徵書

非雄剛峻逸之材孰能迨此僕將何豐報于足下也僕之中狹不容物又與衆異尚好為古文同人相游少有合者雖造我門未始得入縱與之坐談道論義之聲至舌不發僕非愛惜其言也其人不知其言徒致僕喋喋而已明天子在上我夫子之不墜于地豈能窮餓凍死于僕耶衆不能知于僕僕又安能容于衆哉以至近日

却掃窮廬人絶其跡何足下一旦自外地而至直詣我門及聴足下之辭氣有異于他人也觀其言察其行果如是哉不待見足下之他文以知足下亦可交之人也愛我之誠足下為多矣足下所愛也愛于我也愛于吾夫子之道也我夫子之道有識者之所愛也足下非有識也何愛于我哉是夫子之道果在于我之身乎足下苟能不易今日愛我之心化于衆人使愛于我愛于我者則顯親我之身同我之道如是見天下之人皆從于

我也不難矣道德仁義之所依歸禮樂刑政之攸用國無爭殺之虞人有信讓之風煥乎先聖人之德音寢于民間謂君后之無為者今近于往矣皆繫于此也是足下之愛我也豈小小而已足下忍不為我惜乎誠有望也不談日久因足下起僕今日之言幸甚幸甚

河東集卷九

河東集卷十

宋 柳開 撰

知邠州上陳情表

臣開言臣自太平興國四年蒙聖恩與臣昇朝官從駕平晉到今已一十六年雍熈四年蒙聖恩與臣諸司到今亦已八年相次八處知州知軍無他人為臣肯言獨陛下與臣為主臣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千載逢聖明之代一生同蹇塞之人不得在霸府隨龍不得向御

前及第徒為散冗虚抱忠貞曽學文章愛揚雄孟軻之述作少知兵畧識吳起孫武之機鈐與臣同時者大半淪亡比臣後來者盡皆榮貴惟臣薄命止及常人家不免于貧窮身不免于困滯今來老大漸更衰殘父叔母妻死不辦于遷葬兄姪弟妹生長見于睽離又無處得立微功又無處得行直道埋沒外任憂畏多言臣事陛下乃君乃親臣仰陛下如天如地乞迴睿睠抽歸神京换臣一給諫卿監之官列臣在股肱耳目之任必能助

陛下行非常之好事必能佐陛下固不拔之丕基從陛下東封泰山與陛下北掃勍敵致人民之安樂使風雨以順調茍歷試以無閒請對衆而受戮三皇五帝不如陛下之真淳百辟千官少有微臣之愚直卜際會于今日望照臨于此心東望闕廷臣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上言時政表

臣聞言以微臣至愚至賤之人遇陛下至聖至明之主特蒙重任差知代州内省遭逢深懷驚懼近于便殿得

對宸聰承陛下慰諭之言認陛下睠注之意葢陛下未識臣面是陛下已知臣心日月垂照臨之私葵藿展補報之効臣今發赴本職去便累年陛下方纘丕圖天下爭觀聖政臣有毌見上凟聖慈若有可採之言望陛下少以為是若其無所裨益乞陛下恕臣罪尤僭易之誠死罪死罪臣以宋有天下今四十年太祖太宗精求至理陛下紹膺大寶為君知難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陛下不可不作臣以益都稍靜望陛下

選賢者以鎮之賢者望重有威羣小自然畏服比諸衆庶臣寮羣然自懸倖擬覬免長縈聖慮所爲得人即安臣又以西鄙今雖歸明往去未可必保苟有翻覆之禍西陲忽被奔衝陛下須得法能平陛下須得人能禦將契丹比議爲患尤深何者契丹則家國久成君臣久定知中外之有分我邊鄙以甚牢縱萌南顧之心彼亦須有思慮伊積恨未泯貪心難悛其下猖狂競謀啓釁侵邊隅未必知足行姑息未便感恩望陛下常先備之别

為深計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寛假息其念仍乞陛下多命人使西入甘凉厚結其心為我聲援如有動静使其侵掩于伊必有内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之意臣又以聖朝兵甲雖即衆多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經慣勇鋭謀臣猛將况甚相懸今來師徒似未閑紀律所以昔年北鄙屢遭侵擾之虞近歲西邉不聞勝捷之事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功未彰願陛下訓練如太祖之時禁戢如太祖之日揀選未

須于勇敢指顧無縱于後先失律者多少盡誅獲功者
虛實無濫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屯戍專征申命令
而必固每萬機聽斷之暇于雙闕深嚴之中望陛下親
臨殿庭賡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英威牢籠
姦豪震懾區宇臣又以樞密宰相陛下大臣委之必以
無疑用之必以至當銓總寮屬評品職官内即主掌百
司外即分治四海近年新制至公全隳京官朝官別置
審官差遣供奉殿直又立三班主張是如駢拇贅疣亦

如十羊九牧刑部不令詳斷取舍創立審刑至如宣徽亦同散地大臣不為必信小臣乃謂至公若大臣不材即以罷免豈可失任翻以備員至如銀臺一司舊屬密院近年改制職掌至多人即加倍添人事即依舊公事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乞陛下停廢審刑審官三班差遣等院應朝臣京官及供奉官已下並歸中書密院宣徽院管勾差遣其銀臺司亦令密院依舊主管審刑院公事亦乞歸刑部施行如此則去繁細之徒省頭目

之處臣又以開封府尹京邑大都萬方奔會之邦六合軌則之地仍舊貫選委親賢及皇族公主盡以成長既本枝而繁茂但優逸以端居宜以外郡列藩各令出守作牧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賛弼之人有分封共理之長有磐石維城之固凡主海内郡府並是宋家子孫同宗周之强如炎漢之盛臣又以天下州縣甚有闕官有處即冗長至多闕處即歲年無補臣欲乞將天下四千戶已上縣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縣選京官知仍省

其主簿一員令縣尉兼主簿公事其通判都監監押巡檢監臨勾當使臣等並乞酌量省減免虛費于禄利兼均濟于職官慢公與急公者顯明有才與不才者分别臣又以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而至親臨勢利而即變八紘至大九品至多同事同官不和不睦有患難全無其相救伺間隙便有于相危惟懐傾奪之心全忘仁義之道臣欲乞陛下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敦厚于化源永和平于政本比屋成可封之俗羣官變君子之

風助聖徳于無疆扇淳風于有截臣又以太祖神武之帝太宗聖文之君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臣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便斷合行便行愛惜忠臣直臣體認奸言奸黨守清淨之道叶華夏之心與堯舜比肩共乾坤合徳臣又叨忝位漸老明時昔日荷太祖太宗見知今日蒙聖主聖恩任用詞狂理拙甘俟誅鋤干冒冕旒臣不勝戰汗急切之至

乞駕幸表

臣聞言憂國如家見危致命乃古人之語是微臣之心況忝文行忠信之名而處官爵衣食之貴偷安竊禄端坐旁觀惟臣恥之非臣願也當勝負之未決有去就而輒言罔避朝章望垂聖覽臣聞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去年蒙差知代州今夏就差知忻州每見北界投來人言契丹排比入界次第甚大亦未敢決然信之伏自八月以來河北邊上敵騎屯結甚衆瓶形寧化軍侵犯往來度其奸謀必未輕退深慮至十一十二月大寒之際

併以敵騎奔衝何者當深冬嚴凝王師自南而北違温就寒也契丹自北而南違寒就温也况王師自秋至冬散在鎮北定邊已近百日飲食芻粟非如在家也城寨村野久居於外也衣裘綿褐不及毛毳氊皮也所以契丹慮在深冬王師困於深冬也矧自太宗平晉之後契丹數勝于邊止從近年不敢南顧令其來也其事有三契丹居北歲在亥子以南抗北是抵太歲此契丹所恃來者一也自雍熈端拱年到今十年也其契丹當昔虜

掠得貲產財貨費用將盡也今來犯邊者二也伏又陛下登位到今三載北鄙無事未嘗相侵此契丹今來者是與陛下決勝負雌雄于一舉也此其來者三也以臣愚見陛下紹太祖太宗丕基有四海九州之廣定天下安危固大宋基業亦在此一舉也若陛下今日能却此勁敵即四夷八蠻自此之後畏伏陛下聖神稽顙臣妾納職闕廷豈惟聲教之内奸宄之徒敢二三乎若陛下今日稍致敵騎侵凌王師退衄邊鄙遭其衝突城寨小

有破亡即臣未見其人也今日之事陛下豈可輕之哉

臣近聞自京師至鎮州修葺行宫迎候聖駕臣實聞之忻躍無已陛下若行此事真英雄天子也臣今冒死乞陛下郊禋之後慶賞纔行三兩日内便下御札克取五七日間聖駕速起徑至鎮州躬御虎貔親逼疆埸示要荒以神武授羣帥以聖謀望陛下勿聽猶豫之談勿生遲疑之慮臣直以近代及聖朝事比而言之望陛下行之果決周世宗即位之初朝廷未甚强盛河北賊亂世

宗親征大戰高平誅戮懦將中原自此王霸席卷淮南
關南及太祖受命之年李筠潞州造逆羣心未盡歸附
諸侯坐看興亡太祖親率六師血戰筠黨一揮蕩尅取
潞州迴戈維揚重進授首後乃取荆潭如破卵降卭蜀
若摧枯擒劉鋹于海南之濱縛李煜向金陵城内戎王
款伏錢俶來朝洎至太宗興至四載直臨晉壘取下繼
元行幸漁陽迴歸鳳闕並是初臨大寶親總雄師順動
若雷行出命如天降況陛下承太祖太宗休烈過太祖

太宗聖明甲馬萬倍于世宗臣庶一心于昭代粮糗粮山積玉帛雲屯日月恒明天地肅穆謀臣若雨猛將成林内則元老賢相弼諧外則深溝高壘蔽捍諒陰三年之外撫御六合之中動止無造次之名賞罰無僭濫之處大駕如起皇威並彰將卒爭氣于邊陲單于撲兒謀于沙漠微臣之望此明効馬而又臣所切者以契丹見在定州界上若聖駕起過河北契丹抽退即天下皆謂陛下纔起親征契丹便乃逃遁此乃陛下聖德英武如天

如神也若陛下聖駕起過河北契丹未退沿邊王師聞
聖駕北行人心勇鋭殺退契丹亦盡謂因陛下聖明親
征所以能殺敗契丹此又尤彰陛下聖德英武如天如
神甚也即契丹退與未退是陛下暫起無不利也臣又
以今未欵附者西鄙也若今聖駕暫起契丹退敗若聞
之亦謂陛下英武能殺契丹必自思其巳也豈能抗陛
下如天如神者乎是陛下一舉親征而天下皆伏陛下
英武也以臣思之即陛下臨御區宇而今而後何所不

畏乎如或聖駕必起即京城之內乞委腹心大臣留守之交廣西州漳泉福建之地各命近臣馳驛以案察焉如此則陛下無憂無慮而寧謐也如或聖駕必起臣望聖慈抽臣歸闕乞隨聖駕仍告陛下與臣精鋭兵士三五千人騎前驅必獲勝捷臣淚倒外任踊躍壯心罄竭芻蕘裨賛君父冒犯冕旒臣不勝憂惶激切屏營之至謹奉實封表以聞

奏事宜表

臣其言事大動靜須審乎天物大盛衰必繫乎時三辰明明所主有程萬靈章章所立有常歷數莫逃符驗可信違之益速其各順之爰契其理自然之道也臣言有所聞情不敢隱思欲披露以贊聖明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于太平興國四年任宋州録事參軍太宗聖駕在鎮州抽臣赴行闕是歳三月二十四日臣至洺州南旅店中遇晉人程再榮自鎮州迴臣問收太原事程再榮言太祖水浸河東年再榮在河東為偽命殿直河

東主命再榮間道馳入契丹求救兵到西樓契丹有宣
徽使王白善術數四月十三日北主帳前王白召再榮
于家園亭中食再榮告之曰南朝令收敝國兵甲甚大
敝國危蹙不保存亡王白曰子無憂晉無患南朝於五
月十七日必迴晉于五月十九日濟大事再榮又問之
此既必迴後復如何王白云後十年即晉破破即掃地
矣王白曰非惟晉破而契丹亦衰也然猶再去一犯中
原飲馬黄河而返晉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漸至滅絶

此滅不同往古時滅必無餘種矣再榮即離敵廷至代州後歸于太祖以言忤太祖意宣充宋州寧陵鎮將令為亳州鎮將也王白者冀州人年僅七十言事多中以數之十年也晉必破矣臣開至行闕授賛善大夫從太宗四月抵晉壘五月六日繼元歸命太宗即焚掘其邑晉果掃地矣太宗征漁陽旋兵雍熙丙戌年會曹彬伐燕不利是年冬敵報役王師敗績于河間敵乘勝明年春破德州抵黎濟寨留于黄河而退臣又以程再榮昔

話王白之言開寶二年五月十七日太祖不尅并州而迴一有驗也復言河東後十年必破至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果十周年晉壘平平而壞之是掃地矣二有驗也又云契丹再去一犯中原飲馬黄河而返當雍熈丁亥年春敵破德州抵于黄河是三有驗也又云晉滅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漸至滅絶者臣以太宗平晉年歲在已卯令歲至在已亥二十一年也此來契丹興兵無名以小加大其理皆逆非天助也太凡兵為凶器聖人所誡

用之除害不可以害人養以防亂不可以舉亂中國之君躭而玩之猶爲不善况契丹乎且用兵之法必審天地人之道以察得失出師所忌日月交蝕先舉之國咎必當之今歲九月太陽太陰朔望之辰俱有灾變懸象在上著明在下契丹先舉必受其殃所謂失之于天者也保州定州城寨相望王師環列其衆且多瀛鄚巳東各阨要害所入既臨所出必難隨駕精兵巳次具進彼進無大獲退無善歸所謂失之于地者也而又兆難司

晨女主專政腥穢盈溢夷夏聞知韓氏弟兄執權擅國尤從近歲不道益多黷武窮兵侵陵虐衆東征倭國已喪其徒南伐高麗不勝其獘將新集之衆犯中土之師無勁悍之渠魁無雄傑之將佐所舉仍舊所行復稽陛下登位已來皆遵法式上下輯睦歲稔民安風雨順調賞罰無濫外絶陸梁之輩內除奸慝之臣四海晏然百官允若謹戢疆吏不使侵漁諒陰三年克終孝道而契丹合扣塞門而納款望帝闕以歸心豈可擅動干戈彊

淩邊鄙深掠生聚大肆奔衝所謂失之于人者也以臣度之契丹有三失之尤陛下有三得之美臣所以知其不可而程再榮稱王白所言河東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漸至滅絶者此其始而萌之也夫有强必有弱有盛必有衰惟彼北方與我中國處陰陽定位居南北異方彼弱即我强我衰即彼盛當唐室之季末始契丹以縱横阿保機僭位稱尊韓延徽亡命作相署置官號興建都城據北土以為雄幸中原之多故爰從晉石割遺幽燕

迄至今時將及百載豈有長興之國豈有久強之邦況乏德義之稱惟蓄豪猾之志皇朝應運帝道臨民顧彼後裔不及乃祖恭惟陛下實邁前王是彼弱我強之時彼衰我盛之日今來凌轢諸夏以激怒羣心上帝必降以明威降譴難逃于傾覆禍既盈而惡既貫衆須叛而親須離内難作即篡殺興大兵臨即羣黨散復燕薊之土收雲朔之城碎木葉之山平摘星之嶺破榆關而直進渡灤河以長驅焚窮廬氊幕于窮荒縛穉子彼婦于

絶漠雪前世之恥成明代之功而臣願陛下克勤克儉至明至察去不急之務省無用之方節聲色以娛心專道德而為意子惠以育萬物照燭以周八紘無以珠玉為珍但以穀帛為寶凝聖慮上通于天意廣聖澤下恱于民情念逸樂恐生憂危思艱難長為鑒誡勿聽浸潤之譖勿狥依違之言勿近諂諛之人勿害中正之士似是而非者須辨有始無終者莫容選賢任用訓兵練將求韓彭孫吳之輩訪蕭曹房杜之流直言極諫者與

禄位高官多諆有智者與清資近位能操執者必加委信見的確者必為施行衆憎嫌者慮是强明之材衆援引者慮是佞媚之子屏却懦回邪之黨舉沉滯厄塞之賢兵刃不銛利者精修戰騎不勁健者慎選篤責游惰勸課農桑驅除輕浮敦尚淳樸紹太祖之神武繼太宗之聖文高拱紫宸永煥青史如此則蠢兹螻蟻何足堪憂蕞爾蜎蠕豈能為患臣無該博之識無宏遠之謀親聞程再榮之語言竚看契丹國之微弱今覩萌兆即亡

侯滅輒具啓陳罔避尤悔冐干冕旒臣不勝戰汗激切

屏營之至

河東集卷十

河東集卷十一

宋　柳開　撰

皮子文藪序

讀皮子文其目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事物萃聚之也古國之大各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秦陽陓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燕昭余鄭圃田周焦護皆為藪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分里不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天地矣

于謂皮子之名藪也疑爲以其文之衆作之藪也又疑為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以其文之類不同各為藪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藪亦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之藪雖異而總一天地也都以文而統之是曰文藪也疑而愛之覩其首又無所序説遂盡而讀之見其藪之為意也霍山為賦之藪首陽為碑之藪隋鄖為銘之藪易商君傳為讃之藪周昌相趙為論之藪陵母為頌之藪心為箴之藪移成均博士為書之藪三

盖為詩之數數之于文不可盡舉若九諷十原汏疑雜著之類也約其名幾尤者例而取之也謂賦下題名也大野之下國之數焉霍山之下文之數也孰謂皮子文數之義不曰是乎將不曰是即不在此而在于彼也傳者得以取其義焉

五峰集序

讀夫子文章恨詩書禮樂下至經遭秦焚毁各有亡逸到今求一字語要加于存者無復可有況其盡得之乎又念漢獲壁間科斗書以編簡斷裂巫蠱事起不能比

類尋究深為痛惜聖人没其言無得而更聞譬猶登丘望天遠不見者其何能盡亦何能知游秦止隴寧窮京邑之壯觀哉至於他美餘珍半存半失心目有愛曾是無思淳化二年春開自桂州詔歸京師遇王次聖自交州使還于衡山廖晝家次聖廖之出也廖世善詩爽于梁朝當馬氏有湖湘得衡永州刺史子男十人圖善七言詩凝善五湖詩立語皆奇拔凝後入江南歸李璟其詩得聞于朝圖值馬之子不嗣兵興國亂多聽散墜開

因次聖求圖書于晝得殘闕僅百篇昔人遵度序之為五峯集閏月晝抵潭授余諷之篇篇可愛重恢然言冐臆間事近世無比事凡無大也無小也能有道則幾乎君子矣若圖詩可令人痛其遺逸哉擬之經雖不倫然覯其存而思其亡者皆必有理念之足以少見余心也因得以反于夫子也意時無賢將為辭以共歎時有賢其如生不能使盡其材死復喪其事業圖晝祖也仕馬氏為天策府學士道州刺史晝之下學其業者十餘人

以是廖之族足為詩家流也

昌黎集後序

世謂先生得聖人之道惜乎不能著書茲為先生之少也當時之人亦有是語焉余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於今凡七年日夜不離於手始得其十之一二者哉嗚呼先生之時文章盛於古矣猶有言也以過於先生况下先生之後至於今乎是謂世不知於先生者也夫子之於經書在易則賛焉在詩書則删焉在禮樂則定焉

在春秋則約史而修焉在經則因黎也而語焉非夫子特然而為也在語則弟子紀其言焉亦非夫子自作也聖人不以好廣於辭而為事也在乎化天下傳來世用道德而已若以辭廣而為事也則百子之紛然競起異說皆可先於夫子矣雖孟子之為書能尊於夫子者當在亂世也揚子雲作太玄法言亦當王莽之時也其要在於存聖人之道矣自下至於先生聖人之經籍雖在殘缺其道猶備先生于時作文章諷詠規戒荅論問說

淳然一歸於夫子之旨而言之過於孟子與揚子雲遠矣先生之於為文有善者益而成之有惡者化而革之各婉其旨使無勃然而生於亂者也是與章句之徒一貫而可言耶且孟子與揚子雲不能行聖人之道于時授聖人之言于人所以作書而說焉觀先生之文詩皆用于世者也與尚書之號令春秋之褒貶大易之通變詩之風賦禮樂之沿襲經之教授語之訓導酌於先生之心與夫子之旨無有異趣者也先生之於聖人之道

在於是而已矣何必著書而始為然也有其道而無其人吾所以悲也有其人而人不知其道益吾所以悲也若先生者不有人不知其道者乎吾謂世不知於先生也豈為誣言也哉

送臧夢壽序

或曰君子有求乎曰有於身不可也於道可也曰求益於求用乎曰未達則益達則用譬乎造舟于陸完矣時濟于川矣闕矣將給請材以備矣曰有是乎君子求之

哉堯舉舜以代天下舜登而舉十六相以理求之歟曰君子求之也舜乎十六相乎咸求也時用之求也時不用之固求也曰吾聞舜與十六相不曰有求乎何曰求乎曰德以求之隱而在下國有道也孔子旅于七十國無道也曰君子于物貴惡比曰彼質玉也曰質玉處於石工者採之以備乎珪璧玉不求之也如若玉君子何求乎曰礱錯以成其器沽而售之工視利也故求也玉以德工以利時哉時哉逆順皆然也君子不求則以德

求則以身道以由于身者也身用則用矣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曰吾聞夫藏子欲之遼有求乎曰求也曰求於國若何曰有道也曰有道也何之行而不隱乎用之不求也不用之求之也曰然亦有矣趣也異成也同及得之一也且遼邇于晉晉敵也恃險以怙宄違順以習非遼以禦其衝晉以防其討兵甲之害曰及民命藏子于遼守也將勸義以使革其心將結信以使斷其奸道欲化於遼而來於晉德乃施諸身而

聞諸天下待乎用者也求之矣君子也有求矣臧子之行也然矣何謂君子無求也哉

送陳昭華序

王者不出政刑弛焉則邊徼多烽堠而交病於中國矣聖人既沒禮樂弊焉則楊墨佛老盛而交亂於大道矣予見治於國乎由王者在其上也四方寇盗是能侵之乎烏乎大道獨不明乎聖人没也久矣禮樂弊也亦久矣為人者或楊墨或老或佛交亂而滿天下大道猶榛

無也楊墨老佛猶四方寇盜也國治而道不明楊墨老佛固侵亂也孰謂吾無能哉於數君之言知吾者無能耶能力於大道者一日終身斯足矣數君之言於吾曰有是也子之言亦曰有是也吾不自知其已之是與非矣數君之言何相若也子之言文何若於數君也謂吾復於聖人之道則楊墨老佛之害未去矣是能果復其道哉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吾為子當之力於大道焉然子聞兵陣乎能有勇衆輔之則戰于勝矣吾猶戰也

斯有勇焉先將舉其力而斃其楊墨老佛子與諸君茍念其惠我之言而輔於吾復於聖人之道也而後必矣子往見諸君為吾告之如是也

送李憲序

世論韓文者有愛之名無誠用之實故談古道各各不相推讓自作氣意大負於人未知於已真何如也嗚呼口是而心非之吾所以不取也李生所謂不得喜於衆者益真好於韓文者也非口是而心非之者也吾常思

生之言無患其道不行於人文不顯於時矣生從何而得於吾不期生之知也生不期吾之相若也一日忽見道相同文相似豈有為生與吾各先容之者乎君子坦然於所為作之而不憂其不行固在合古聖人之用心不以世之浮沉移於德而已矣遇其類者自然感而相應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道道同者果知之矣天下至廣也無謂其無人也吾道至大也無謂其無好古者也且生未識吾時生豈果以類生者望於吾乎務於德而勤

行之累累出于世間必有合之者也天生人善者少而不善者多不善者所以為善之資也苟善者多而不善者少則何用見其為善者之大乎又安知其生與吾也終不為不善者之所資耶夫脫然與衆之異見者固有成也縱于今而不得之必於後也在矣生無戚戚而自憂之可也道乎懸於天而不可期命乎懸於時而不可知能期之與知者在於吾之所欲矣守之而不變也孰能慮其餘者乎李生勉矣哉無以世為厚而已為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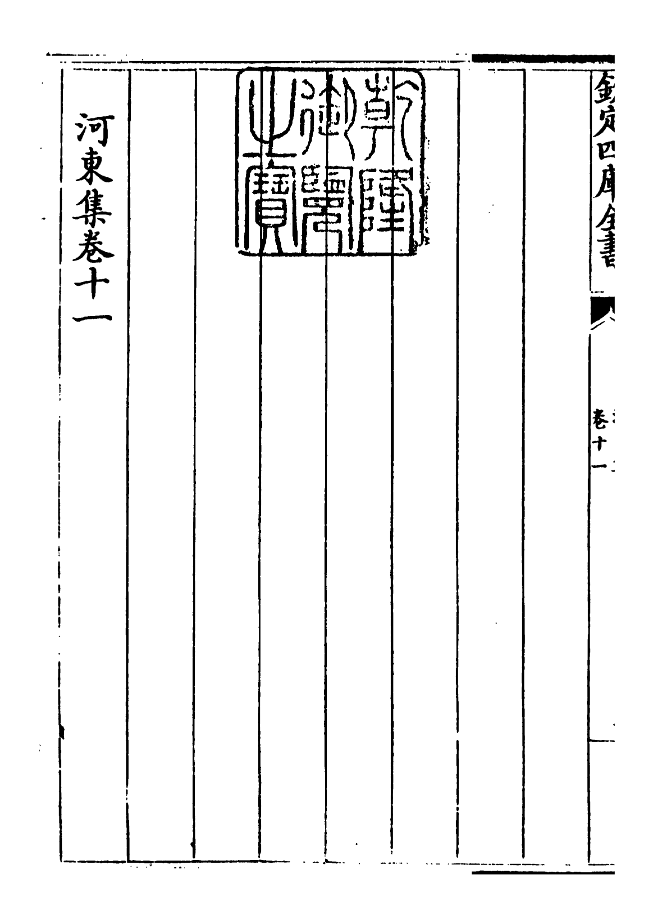
為徒也

送程説序

樂之中琴為貴君子多尚矣古之時聲隨已出以舒其悲怨喜懼之心聽之者知其能然于以察夫民之情國之政矣今之人即異於是舉世而能者鮮矣能之者非能舒夫心以出乎聲也葢能習乎古之遺聲也其或真偽之不分節數之無度復斯多矣是若廢之者乎或不幸而有好之者能習焉當其發而鼔之也見而來觀者

百無一二矣觀而能聽者幾人焉聽而復能知者固加少矣是以習于是者日怠其功好于此者時微其學益至於侵削矣況能感誠以變其聲作音以述其志者哉是以好而能者始即樂其習焉終乃傷乎已之莫若其不知之也或有夫觀而能聽者聽而能知者知而願學者進於其能人曰吾請子以師焉朝乃以傳之暮乃以傳之至夫善紀而不遺敏問而不休即能者反懼彼之如己也復不為之盡焉噫是亦人之偷薄者乎貴己而

賊彼之所作也致夫今不逮古亂斯由也嗚呼甚矣哉有能善聽者於世也已尚貴之若莫可得也能來師而進習忍不為之竭已以授彼乎何好虛而惡實務姦而鄙正之為矣子學之於是也但未知乎已之後能異世而有如也斯務求以習焉程子良於此者也子得請之今行將告别子敢言之以慮後有進於子者慎無如吾譏之說者也



河東集卷十一